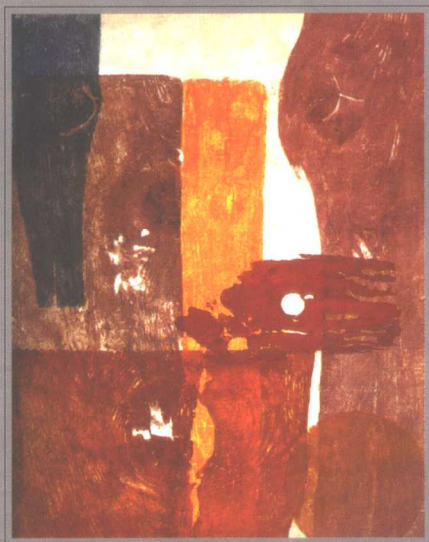


# 天象仪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法国娜塔莉·萨罗特 著 周国强 胡小力 译



Le  
Planétarium

译林出版社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J565.45  
S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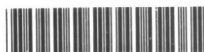
# Le Planétarium 天象仪

[法国]娜塔莉·萨罗特 著  
周国强 胡小力 译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

译林出版社



\*2000859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象仪／(法)萨罗特(Sarraute, N.)著;周国强,胡小力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1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Le planétarium  
ISBN 7-80657-175-2

I. 天… II. ①萨… ②周… ③胡…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5661号

Copyright © 1959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107号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协助,谨致谢意。

书 名 天象仪  
作 者 [法国]娜塔莉·萨罗特  
译 者 周国强 胡小力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Editions Gallimard, 195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6  
插 页 2  
字 数 134千  
版 次 2000年11月第1版 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657-175-2/I·152  
定 价 1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俄罗斯]索尔仁尼琴

布赖顿硬糖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名誉领事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权力与荣耀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爱情的结局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人的因素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鹿苑

[美国]诺曼·梅勒

葡萄园

[美国]托马斯·品钦

黑王子

[英国]艾丽丝·默多克

独角兽

[英国]艾丽丝·默多克

金色的耶路撒冷

[英国]玛格丽特·特拉布尔

美妙的新世界

[英国]A. 赫胥黎

凶杀

[美国]杜鲁门·卡波特

一把尘土

[英国]伊夫林·沃

石头天使

[加拿大]玛格丽特·劳伦斯

探险家沃斯

[澳大利亚]P. 怀特

大酒店

[法国]克洛德·西蒙

爱的沙漠

[法国]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燃烧的水

[加拿大]乔治·鲍林

发条橙

[英国]安东尼·伯吉斯

经过斯洛特·世代相传

[加拿大]迈克尔·翁达杰

基督的最后诱惑

[希腊]N. 卡赞扎基斯

493

24/5/03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魔戒

[英国]J. R. R. 托尔金

陌生的朋友·荷恩的结局

[德国]克里斯朵夫·海茵

浮现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野草在歌唱

[英国]多丽丝·莱辛

金色笔记

[英国]多丽丝·莱辛

中午的黑暗

[英国]阿瑟·库斯勒

露水情

[英国]金斯利·艾米斯

幸运的吉姆

[英国]金斯利·艾米斯

了解女人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伙计

[美国]伯纳德·马拉默德

说谎者雅各布

[德国]尤雷克·贝克尔

童年·这里

[法国]娜塔莉·萨罗特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土生子

[美国]理查·赖特

嘉莉妹妹

[美国]西奥多·德莱塞

窥视者

[法国]阿兰·罗伯-葛里叶

橡皮

[法国]阿兰·罗伯-葛里叶

如此运动生涯

[英国]戴维·斯托里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达里奥·福戏剧作品集

[意大利]达里奥·福

思家饭店的晚餐

[美国]安妮·泰勒

沉冤

[德国]雅·瓦塞尔曼

恋爱中的女人

[英国]D.H. 劳伦斯

## 译 序

1998年我在法国时，曾几位朋友听说我正在为翻译萨罗特的《这里》大伤脑筋，便建议我去拜访一下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不敢造次。当时，《这里》开译已逾半年，对里面讲些什么我仍觉得稀里糊涂，只是后来读到她的新作《开门》，才稍稍明白一些。而读到《开门》后，我更不敢去打扰她，这么大年岁的人了，尚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对她说来时间是多么宝贵。我的朋友说：你不去见她，将来要后悔的。现在我确实后悔，去见她并不一定说明我自私吧。

去年一月，我为《童年·这里》写译序时娜塔莉·萨罗特还健在，现在却和我们永别了。我曾付出努力的《这里》和《天象仪》的中译本她都没有看到。

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当机遇出现的时候，需要我们有勇气迎上去，或是有勇气放弃。

交出《这里》的译稿后，我真想发誓再不译萨罗特的作品了。《这里》短短六万字的翻译历时半年，尝够了难懂、难译、难介绍的滋味，而这还是两个人共同努力才做到的。所以，当沪麟兄让我译《天象仪》时我着实很犹豫，最后几乎是凭着一股“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情”接下来的。小力勇敢地译出了初稿，然而，从去年九十月间到现在，历时近十一个月我才断断续续地译出二稿，校订润色，一天只能完成五百字，后来竟至条件反射似地一看到书稿就头发昏，企盼最好此时有别的事情打岔，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丢在一边。

《天象仪》是萨罗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59年。这部小说,加上前面的两部:《一个陌生人的画像》(1948)和《马尔特罗》(1953),奠定了她在20世纪法国最大的小说流派——新小说派中的柱石地位。老太太在写这三部小说时不一定已给自己定了新小说派柱石这个目标。她考虑得最多的无疑是继承普鲁斯特、沃尔夫、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事业,为小说创作另辟蹊径,于是便有了她的更新。

新小说之不同于传统小说是其无视传统小说创作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四要素,反其道而行之,从而打破传统的阅读习惯,所以萨特又将它称之为反小说。

然而这种反小说派却无组织、无纪律、无纲领、无宣言,小说家们像圆桌骑士,各行其是。和其他“圆桌骑士”们不同的是娜塔莉·萨罗特淡化情节,模糊人物形象,强调心理研究和分析。而不同于普鲁斯特、莫里亚克等前辈作家的是,她抓住的是心理活动的前意识。

这种前意识在人物身上的存在是同质的,因此,虽然不易捕捉,却具有普遍性。作者借助前意识赋予作品更加广泛的意义,把读者也带进这个深层世界,虽非身临其境,胜似身临其境。然而,同质的前意识也模糊了人物间的界线。它既能是你的,也能是我的,只是发展到意识时才带上了各自的色彩。因此,作品中有些地方仿佛被作者故意泼水,出现介乎几种色彩之间的化开,即使下文比较明确,再回头重读仍然很不清楚。前意识发展为意识后,又会引发另一意识的前意识,从而形成一个意识流。

小说使用了大量的对话,还使用了大量的潜对话。有时,这种潜对话仍是以对话形式出现的,但人物没把这些话说出口,所以实际上还是人物各自的内心独白。这种具有一定交流意义的内心独白是《天象仪》的最明显的特色之一。它不仅表现出透明的内心,而且因为内心的交锋而使分析更深入一层;进而潜对话又发展成

对话,犹如潜流又回到地面上来了。把这些潜对话去掉,人物间的对话会出现一定的跳跃性,这种跳跃永远是向深层发展的。

潜对话不仅表现为人物各自的内心独白,还表现在人物的形体语言上,这时,叙述者便不可避免地现身说法,然而,叙述者无所不知,他自由出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读者以为他还在客观外界时,他已悄悄溜进人物的内心,埋头苦干地挖掘起来,但在读者以为他在人物内心留连忘返时,他却又回到了外界。所以这个叙述者飘忽不定;而人物的形体语言也不是在剑拔弩张,而是在纤细微妙的动作表情上,稍不留神便会逃出我们的感知范围。

她的作品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把大量的对话分别编排,而是让它们挤成一堆,我们往往只能从一些细小的地方看出这句话是哪位人物说的,从而也给我们一种模糊感。这正是作者所希望的:模糊的结果是整体感,是人物间的互相牵制。

同样,对话与潜对话之间也无明显的界限,使读者不知不觉便潜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当他从这股潜流中出来,看到豁然开朗的世界才悟出已去地下一游。作者故意不用明确的标点断,就是要保持对话与潜对话的连续性。由于两种语言的不同,在标点符号上使用方法的不同,译文比原文表示得更明确,难免有失偏颇,却也无可奈何。

我们不难察觉,作者特别喜欢用省略号。当我们的语言已无法表达那些十分细微的感觉时,作者便请出了省略号,以保证意识的连贯性,或者说不让意识流出现中断。阿波里奈尔<sup>①</sup>去掉了大多数标点,却保留了省略号,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省略号还保证了前期意识向意识的安全发展,保证了对话到潜对话,潜对话到对话的自由变通。它既具有灵活性,又保持了内

---

<sup>①</sup> 阿波里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和文学理论家,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很大,亦是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创始人。



心刻划的深度和力度。这真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

传统小说中的人物无不是作者带领读者进行观察研究的对象。读者舒舒服服地坐着或躺着,观看人物在作者指挥棒下的表演。现代小说则让读者走进人物的内心,让读者和人物一起观察世界。这样,作者一旦想自由散漫一下,出来反对的首先便是读者。现代读者早已不像传统的那样一切听凭作者去说短话长了。

客观法则就像万有引力规定了行星的轨迹。萨罗特用《天象仪》命名这部小说,我们猜测,用心便在于此。阿兰、吉赛尔、曼娜、贝尔特姑姑因为情感或利害关系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他们仿佛是一个行星群,曼娜又受到勒巴的吸引和排斥,勒巴仿佛属另一个行星群。还有一些像《这里》和这部《天象仪》中都提及的被拒绝在门外的人则属别的行星群。然而这只是人类社会的缩影,是“仪”而已。

还由于这些“行星”所处的位置不同,他们所看到的其他“行星”的形象也便不同,甚至出现“日蚀”、“月蚀”。曼娜是包括阿兰在内的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到阿兰的父亲眼里却变得虚假、做作,不值一文。曼娜在参观阿兰的新居时,突然对放脏衣服的小柜颇感兴趣,使阿兰大失所望,她失去了出现在荧屏和杂志封面上时给人的神圣感,这时,阿兰发现距离不同,感觉也不同,曼娜是需要从远处来瞻仰的。

习惯于传统的情节跌宕起伏的读者读这部小说时会觉得索然乏味,然而,如果我们对心理剖析稍稍有点兴趣,我们就会发现《天象仪》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心理世界,我们会为作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感到震惊,感到这位刚离我们而去的作家的伟大。

周国强

2000年8月识于珞珈山

真的不用了，再找也是白找，没什么好挑剔的，完美无缺……真正的惊喜、幸运……协调得丝丝入扣，这天鹅绒的帘子，厚实的上等羊毛织成的天鹅绒，墨绿色，简朴而含蓄……而且还是明亮的暖色调……配上泛着金色光泽的米色墙壁真是绝妙……而这面墙……做得多好。简直是张皮子……柔和得像羚羊皮……它要求墙面必须有极细极细的麻点，极小极小的颗粒，细小得像一层绒毛……如果按照样品进行选择就太危险，太糟糕了——现在回想起来，没这么做，心里好得意——只消一念之差，她就会选上杏绿色。或者更糟，选上另一种，近似祖母绿色……那才好看呢，米色的墙上来个泛蓝的绿色……事情也真怪，像这种绿色，看样品时显得那么黯淡无光……真让人担心、拿不定主意……而现在，很明显，这正是所需要的……一点儿都不黯淡，在这面墙的衬托下，几乎闪闪发光……与她最初预料的完全一样……在她心头闪烁的这道灵光……经过这么多的努力，寻寻觅觅之后——总是挥之不去，不论她看什么，萦绕在心头的唯有它——然后，就在这片麦田前，面对在阳光下闪烁，随着习习清风起伏的绿浪，面对那堆麦秸，她豁然开朗……就是它——色彩稍作更动——想法却由此而来……它正是所需要的……绿色的天鹅绒帘子和金色的墙，麦秸的金色，只是稍稍浅一点，接近米色……眼前的这种鲜亮、闪烁、光泽，沁人心脾的清爽感也都由此而来，来自那堆麦秸和那片麦田，她从它们那儿成功地剽窃了它、截获了它，当时她便伫立在大路上，凝望着它们，嗣

后把它带回这里，她的窝里，现在它归她所有，属于她，她感到满足，感到温馨……她就是这样子，她了解自己，只有能属于她，能被她所占有的东西，才能得到她深情的关注……就像那扇门……事有其时……她会考虑到它的，不用着急——现在一切都大功告成，障碍被一一超越——再来反思，将这些事情一件件细细回味是多么舒坦啊……那扇门……就在别人欣赏彩绘玻璃、梁柱、拱顶、陵墓的当儿——她却觉得大教堂、雕塑像再腻烦不过了……它们冷冰冰、毫无个性还不通人情……从中拣不到什么便宜，甚至彩绘玻璃，色调几乎总是过于鲜艳和杂乱……那些画还过得去，虽然色彩常常搭配得稀奇古怪，令人不知所云，甚至可以说是丑陋，扎眼……不过，有时毕竟还可以得到些启发，比如跪在十字架前的妇女，她们身上穿的长袍，棕绿和紫色真是棒极了，但还是得多看一看，谨慎从事，不然仍有可能失望……那天，在教堂里，她哪里想到……但她的不适确实得到了补偿——她都快冻死了——还有她的腻烦……回廊尽头深嵌在墙壁里的那扇小门，通向隐修院……深色的实心橡木，被时间打磨得光滑圆润……尤其是这圆润迷住了她，那么深刻、神秘……她真想把它拿来带走，放在家里……可是能放在哪儿呢？……她蹲在一截断了的柱子上细细思索，忽然，她想到，何不这样？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位置是现成的，只需要换下餐厅通往配膳室的小门，打一个椭圆形的口子，定做一扇一样漂亮的实心橡木门，颜色稍浅，用悦目的暖色……倏然间这一切变得清清楚楚，这全部设施；给朝向前厅的方形大门洞安上可开合的绿色帘子，代替那扇用丑得要命的深色褶皱遮着的双扉玻璃门（以前做的东西真是难看，而我们居然能久而不知其丑，其实看一眼就足以发现问题），四壁重漆成泛金的米色，然后，房间另一端，这扇门，同样也雕着圆形图案，用漂亮的实心橡木做成……这说明好事坏事全都是要来就来一串……今年夏天，这一切接踵而至，且比她预料的都要成功……总体上美得令人陶醉，那扇门更胜其余……

刚才那一阵焦急，一阵兴奋，当他们把它搬来，在他们小心地拆除包裹着它的包装布时……他们的动作是那样仔细、麻利与沉着……出色的工人，深谙和热爱自己这一行当，所以一定要找负责的商家办理……他们轻手轻脚地把它解开，它露了出来，比她想象中的还要漂亮，毫无瑕疵，崭新，完好无损……圆形装饰线条完美，隆起在扎实的橡木上，闪烁着细细的波纹状光芒……好像波纹绸，光滑闪亮……当初提心吊胆那才叫杞人忧天呢，这扇门和她在郊区小屋、别墅、旅馆甚至她在常去的理发店看见的圆形门绝对没有相似之处，不可同日而语——怎么会有那样的想法，但那时她开始发现到处都是椭圆门，她从没看见过这么多，只要一想什么，眼前就全是这种门……当她坐在吹风器下，发现自己正对着一扇未上漆的木头圆门，她吓坏了，真是不伦不类……俗气，做作……她一阵冲动，椭圆洞已经开好，太迟了……她跑去打电话……不用这么大惊小怪，她那装璜公司说得对，一切取决于整体氛围，这么多东西都得考虑在内……漂亮的橡木，墙壁，帘子，家具，小摆设，这一切和理发厅全然不同……倒是该联想到旧公馆和古堡罗曼风格的门……不，她无需担心，这是个情趣完美的整体，朴实而高雅……她想奔跑……现在是时候了，她可以回去了，这么长时间他们该干完了，一切应该已经就绪……

她常常发现，在她登上楼梯，掏出包中的钥匙，打开家门的时候会感到一阵美妙的激动，感到这种信心与喜悦，这是好兆头，幸福的预兆：仿佛一种流体从你身上涌出，远远地影响事物和人们，于是，在你周围和谐地形成一个驯服的世界，里面活动着诸多佑护着你的神灵。

套房里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全走了。他们的外套和鸭舌帽已经不在门口的长凳上，但他们还没有完工，到处乱糟糟的，锯末遍地，工具箱敞开着，工具散落在地板上……他们没来得

及把活儿干完……不过帘子都挂上了，垂落在墙洞两边，那扇小门也在餐厅尽头的位置上，合页安好了……可这一切显得古怪、局促，毫无生气……是米色墙上的绿帘子……它造成的俗气……平庸，浅薄，到处都可见到的搭配，而门呢，毫无疑问，一扇椭圆形的门，夹在这许多方形的门窗洞中间，显得很假，很别扭，总的看来很丑，很一般，水货，圣安东尼区的劣等货也不会比这更次了……但是应该和这种绝望感、覆灭感作斗争……她大概怀疑起自己来了，她了解自己，这是神经质的表现，相对于刚才的兴奋，她的情绪常常这样忽高忽低，她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她必须好好集中精力，冷静地审察一切，可能什么事也没有……但这不是找着了，就是它，明摆着：门把手，不堪入目的镍门把，可憎的白色金属推手板……就是在这儿产生的问题，是它毁了一切，使一切都显得粗俗，压根儿一扇洗手间的门……可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东西……不过她也有错，自己走掉了，留他们在那儿随便怎么干都行，真糊涂，这是报应，一点都不吸取教训，她其实很清楚一刻也不能把他们单独留下，得始终跟在他们身后，监视他们每个行动，一秒钟的疏忽也会带来灾难。不过，话说回来，她总是过于谨小慎微，生怕打扰他们……以为她在场会妨碍他们工作，不可老在背后盯着……轻信，她对别人的这种荒谬的信任……实际上是懒惰，是怯懦的表现，她就喜欢悠闲，喜欢想入非非，巴不得事情会自动做好，天上会掉下馅儿饼来……现在木头已经破损，固定可憎的推手板的长螺丝已深深拧入木门，把它换掉会留下痕迹……本来，事情是那么简单，今天早上，他们来的时候对他们说一声，就能防止发生这种问题，不会出现这种不幸……事先就该把每个细节都讨论一番，但又怎么想得到，再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逆料他们会干出些什么玩艺来……蠢货，老粗，没一点创造性，对自己做的东西毫无兴趣，没一丝情趣……情趣！问题就在这里，最后该和他们谈的才是这个内容，他们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还有更绝

的，他们就喜欢丑……越是俗气，越是丑陋，他们越高兴……他们故意这么干。在这么杂乱和沉默中，有一股冷冷的敌意，居心险恶……假如他们会回来，假如她知道他们在哪儿就好了……他们现在大概在喝酒，在嬉笑，手肘撑在酒馆的吧台上，吹嘘着各自的恶作剧……她真想跑去找他们，她还是想给他们解释，也许还能说服他们，打动他们，也许还能补救……

有人按铃……是厨房门外……她心中油然而生的感觉，犹如迷失在荒漠中的旅行者瞥见一道亮光、听见一阵脚步声时所感到的忐忑不安的喜悦，她跑去开门……“啊！是你们呀，你们终于来了，我以为你们不会再来了呢……你们看这做得根本就不行……”她知道也许还是克制一些为好……她知道，在他们看来，她是个脾气怪癖、给宠坏了的老天真，讨人嫌，但她控制不住自己；而且相反，她还觉得该把自己在他们眼中的形象更加漫画化，和他们一起嘲笑嘲笑自己，骗骗他们，让他们心肠软下来……她用幼稚的口气带着哭腔……“我难受死了，你们知道……真是场灾难，我可遭殃了……”他们不慌不忙地解着皮外套的扣子，搓着冻僵的双手，那副沉着冷静的神态，活脱脱像急惊风遇着慢郎中，保持着职业性的镇定……她真想推动他们，扯起他们的手拉他们……“过来看看呀……真丑……坏了一锅粥……看看它装上面的样子，这门把手，还有这推手板……”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无动于衷：“怎么，它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收到的就是这种料。老板让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按老板的话做，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全部内容……木头人，盲目，无感觉的机器，把什么都搅得一团糟，把什么都毁了……老板之命——他们就知道这个。听命于人什么都干得出来，烧大教堂，焚书，炸掉帕台农神庙……你想打动他们，让他们通点人情吗？没门……但她没有勇气放弃……“可你们该看得出它们不协调，你们该等一等……”她心里窝火，却又束手无策，真想放声大哭……“现



在什么都搞糟了，真不该费劲儿换成这样，以前的还好些，丑死了……”他们垂着手臂，目光惘然地呆在那儿……“这可是第一次有人提要求要改的……我们到处装这种门把，谁也没向我们提过意见……这是流行的样式，顾客们从不抱怨……”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们最近在巴西使馆安的就是这种，是吧？”另一个耸耸肩……“当然啦。随哪儿都是安的这种门把。”她发现自己的语气里有一种幼稚的苦涩，居然还存有一点犹豫，甚至是希望……“这样的门把手安在大使馆里……这我相信你们……可能在厨房、洗澡间门上……”“不……到处都安……卧室……接待室……他们刻意把所有的门把都换一换，到处都搞时髦一点……”

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操作的机械的威力，而这种无知无觉使他们的动作显得如此敏捷，如此有把握，像那些刚愎自用的人一样：他们把它放得真是地方，它哗啦一下就炸开了，碎片炸得飞溅，古老的椭圆形门和修道院、古堡、护墙板、镀金面、棱线、小爱神、花冠、丰收角、分枝吊灯、镶板、丝绒、帷幔、锦缎闪烁像阳光下的金色麦垛，倒伏在劲风中的绿色麦浪，她曾经幽闭其中的温馨天地，在他们的践踏下变成一片废墟，冒着烟，胜利者踩着它们前进……

他们在建立新秩序、新文明，而她却可怜兮兮地在瓦砾中徘徊，寻找古老的碎片。

他们明亮的宫殿有漂亮的直线条，宽敞的玻璃门窗，柔和的光线不知从哪里透进来，像日光一样，悄然投射在开豁整齐的表面。一切都朴实、平静、凝重而纯正，没有一点可疑、虚假，没有一点无用做作的东西来阻遏视线……那里，门看不出来了，它们与墙壁融为一体；家具由金属制成，门把两端薄薄的托片像机翼般反射出欢快而有生气的光芒，巨大的白纱帘如飞机在空中划出的轻烟……“这个门把手，不管怎样，我不知道……还不是那么丑，不管怎样……但是，你们不觉得……”她的声调有点卑下，仿佛在乞求

……“该把门重新漆过……让它和墙壁分不出来……这种明显的木头门，像这样，不管怎么说，我真是不知道……”他们惊讶地看着她：“把门重漆一次？像这么好看的实心橡木门？……真是，太可惜了……这不值，它真是不丑……这是您自以为的想法，行了，习惯问题，您会适应的，瞧好了……很好嘛，很漂亮……随它像这样儿就行了……”他们这种以保护人自居的口气，熟稔的神态……自以为已是征服者了，可以随心所欲，喝醉酒的大兵，这些大兵拍拍她的脸颊，捏捏她的下巴……这就好些了，咱们做事情得灵活一点儿，是不是，我的美人儿，开始好些了，明白事理了……行了，您会适应起来的……真是活该。这就是对她如此怯懦的惩罚。她怎么会屈从到听任他们左右程度，接受他们的法则，请求他们的帮助与保护，为这些无知的粗人作伥，让他们蹂躏、破坏整个国家，捣毁艺术品，夷平可爱的老式住宅，在它们的位置上竖起这些水泥块，可憎的立方体，没有生命，在这些立方体中，渗透了霓虹灯光折射的冰冷、阴森的绝望之中，浮动着像牙医诊所、手术室里的器械那样令人胆战心惊的东西……作为一个已然崩溃的世界的唯一幸存者，她孤零零地立在陌生人与敌人之中，她挺起胸膛，凝聚精神，抱着双臂，望着他们：“不，要是这样子，就是不行……无论如何都不能要，得把它去掉。跟你们老板说，他早该想到这一点了。橡木门上不能要这种东西，太丑了……要老式的东西……古铜色……另外我会给他打电话的……”悉听尊便，我的美人儿，我们不会强迫你的，我们刚才说那么多是为你好，不是吗？……不干我们的事儿……他们默默地收起工具，不再看她，好像她不在那儿似地自言自语：“那么，拿这个把手怎么办？带走？也许还是暂时留着它好……”像被孤身一人丢下在卧室里的孩子，她怒不可遏，她想叫喊，想跺脚……“当然要把它留在门上啦，这个把手，你们给我随便安了个什么，现在难道又想给我留下一扇不能开关的门不成。我当然愿它暂时还是这样……只不过我希望不要又像上回给客厅安壁

灯似的,让我等半年……”他们拿起工具箱,把背带搭到肩上,抬抬肩调整一下……“啊,这个嘛,您得先找个您想要的把手……您还得和老板谈妥了。我们嘛,这不干我们的事,我们管不着……”

轻轻的锁舌声、短促的带门声,厨房门打开又关上,然后是他们的鞋底踩在水泥台阶上渐渐远去的脚步声,这些声音中仿佛都隐藏着险恶的威胁,它们是被抛弃和孤立后将笼罩着她的沉寂的先期朕兆……只剩下她自己了。被遗忘在劫后的土地上……锯末遍地……碎木块、锈螺钉撒得到处都是,搬得乱七八糟的家具姿态诡谲,而那扇门样子古怪,显得很不对劲……属修补的东西,添加的零件……一副神气活现的水货样儿,夹在这些成批生产的薄薄的套房墙壁中间……不过千万别慌了神,还得重新积聚力量以平息这种惘然、寒冷的感觉,好好看一看……无疑,显而易见地正是这个可憎的门把手,下等酒馆和洗手间的把手,使门,使周围的一切显得这么水,这么可笑……她很费了一番心思认真思索,勉为其难……用可喜的带有铜绿的沉甸甸的古铜门把,取代这拙劣地做成翅尖状的薄薄的白色金属空心管。新的古堡式门把微微弯曲,尾端优雅地上翘,凝成一个小球,其丝绸般的反光把木质纹理和精致地镂刻有阿拉伯花纹的铜板映衬得更加金光灿灿……然而不,这儿什么也没有,没有铜板,只有木头……而且他们已经在门上凿了洞,螺旋钻已打进柔软的橡木里去了……他们把什么都搞糟了,故意的,全都被毁了,干吗要自欺欺人?全都丢了。这么大的劲儿全都白花了……诸多希望……这场斗争……想达到什么目的?期望得到什么?总之又是为了谁?几个星期、几个月都不会有人来看她的……

她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天花板被熏黑了,突然显得很大——她认出了它:正是这个大房间在一所破败的老房子里面,她以前曾